

# 河洛书院文化系列学习选刊

## 书院故事

2021 年第 8 期

河南科技大学河洛书院党委编

2021 年 6 月 7 日

---

### 前 言

自唐初至清末近 1300 年，7500 余所中国书院，遍布华夏广域，以求学问、成人之教、文武担当、经世致用为所求，创布德传道、人文化成、育才兴邦、服务天下之壮举，延东方之文脉，垂青史之典范。

书院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独特的重要组成部分，在中国文化史和教育史上占有重要地位。本学习选刊，将通过精选并讲述一系列中国古代书院故事，以期为大家体味、认知和理解“真”的过去，不忘本来传承千年书院的文化血脉，面向未来开创新时代大学书院制改革中国特色之路，引发思考，提供帮助。

为保证年代准确、史料真实和故事翔实，编者查阅了大量图书报刊网络百科文献资料，引用了相关专家学者的研究成果，在此一并说明和致谢。因水平所限，其中差错在所难免，诚待敬启者批评指正。

## 花洲书院：忧乐千古 传诵经典

花洲书院，由北宋时期著名政治家、军事家、文学家和教育家范仲淹，庆历五年（公元 1045 年）赴邓州做知州后所创建，位于河南省邓州市古城东南隅。花洲书院因百花洲而得名，因范仲淹及其世人所熟知的千古名篇《岳阳楼记》而千古流芳。

### 一

“南阳有绝胜，城下百花洲。”宋宝元二年（公元 1039 年），邓州知州、著名诗人谢绛，在位于南阳邓州城东南隅，兴建百花洲。宋庆历五年（公元 1045 年），范仲淹赴邓州做知州后，在此仿苏州园林风格，修建成书院园林。这里，自然景色婉约秀美，山水相连，阁亭相望，竹木掩映，曲径通幽，“楼阁春深、池塘人静、花情柳意、月彩波光”，范仲淹对此情有独钟，常去赏玩且流连忘返。他曾把百花洲的诸景点画成图，并写诗一首寄给判陈州的故相晏殊，此诗即为《献百花洲图上陈州晏相公》。这是范仲淹写得最好的一首山水诗，堪称令人赏心悦目的神来之笔。洲南有菊台，而城上有览秀亭，是前任谢绛所营造，范仲淹又重修一新。九月九日重阳节，他登亭览胜，“尽览洲中秀，历销人忧”，颇有宠辱皆忘的意境。更难能可贵的是，范仲淹并未将此风光秀丽的园圃据为己有，而是辟为公园，与民同乐。嘉靖《邓州志》云：“公余营花圃，为台榭之胜，许民游乐。”范仲淹在邓州 3 年，写下了大量诗文，迎来了一生中的创作高潮，很多名作就是描写百花洲及花洲书院的。

### 二

范仲淹（公元 989—1052 年），字希文，苏州吴县人，生于真定府（今河北正定），唐代宰相范履冰之后，其父范墉于太平兴国三年（公元 978 年）从吴越王钱俶（chù）归宋。范仲淹 2 岁而孤，生母谢氏改嫁朱文翰，从宦湖南安乡、淄州、长山等地。少年时期，他“断齋画粥”，勤奋力学，“少有大节，慨然有志于天下”，很早便立下“不为良相，便

为良医”的壮志。大中祥符八年（公元1015年），范仲淹进士及第，开始踏上仕途。历任幕职官、地方官和朝官，其间亦曾为将，经略陕西，主持抗击西夏战争，巩固西北边防。庆历三年（公元1043年），出任参知政事，执朝政，领导庆历革新运动，史称“庆历新政”，虽只推行一年，却开北宋改革风气之先。新政失败后，范仲淹自请外放，庆历六年（公元1046年），范仲淹以给事中、资政殿学士的身份知邓州。邓州为中州名郡，出任邓州者，多为朝廷要员。在范仲淹知邓州之前，宰相张永德、赵普先后任武胜军节度使，苏易简、寇准、陈尧咨、刘筠、谢绛等曾任邓州知州。在邓州3年，范仲淹**不以毁誉累其心，不以宠辱更其守，求民疾于一方，分国忧于千里**。他重农桑，兴水利，清积案，惩贪官，孜孜民事，政平讼理，关心人民疾苦，与民休戚与共，深为百姓拥戴。

范仲淹作为宋学开山、士林领袖，极为重视教化，尤重书院讲学。早在天圣年间，他就曾主持睢阳学舍的教育，并有判国子监的宦历，孜孜于传道授业，悉心培养和荐拔人才。知邓州后，他深感邓州学校不兴，遂重修览秀亭、构筑春风阁、营造百花洲，创办书院以昌学术与文教。因书院东侧有百花洲，故名花洲书院。书院成立后，范仲淹亲自到书院讲学，为学子们传道授业解惑，以其人格魅力言传身教，其教学思想和实践影响一代人。此后，邓州文运大兴。范仲淹之后，一直至晚清，花洲书院虽屡遭战火焚毁，又历经修葺，但学术薪火传承不断。后来，邓人在州治建“景范楼”，怀念范仲淹在邓州的政绩和遗泽，在百花洲又建范祠祀之。千载迄今，有关范仲淹的遗迹始终受到人们的保护和纪念。

### 三

花洲书院为世人所知，不仅因为其创办者范仲淹为一代名臣、大儒，还因为范仲淹的千古名篇《岳阳楼记》也诞生于此。然而，**花洲书院与岳阳楼相距迢迢，它们之间究竟有着怎样的机缘巧合呢？**

宋庆历四年（公元1044年）春，滕宗谅谪守岳州巴陵郡（今湖南岳阳一带）。滕在逆境中并未沉沦，在岳州“政通人和，百废俱兴”之余，重修江南三大名楼之一的岳阳楼，并请志同道合的好友范仲淹为这一盛

事做记。滕宗谅与范仲淹是同年进士，范仲淹非常欣赏滕宗谅的才干并多有举荐，二人在仕宦之途中多有交集，可谓是一生之挚友。滕宗谅曾与范仲淹同在边疆与西夏作战，他临危不惧，有非凡之才。后为御史弹劾，知岳州，迁知苏州，逾月而亡。滕生平好学，为文长于奏议，尤工古律诗，积书数千卷。范仲淹对其“名以召毁，才以速累”的坎坷遭遇深为惋惜，极为感慨。这一时期的范仲淹，谪居邓州，远离了朝政廷议，没有了趋之若鹜的拜谒，何尝不是悲凉寂寞的时候。当接到好友的求记信和《洞庭秋晚图》，范仲淹百感交集、静神凝思、文泉奔涌，挥毫写就千古名文《岳阳楼记》。

在盛赞《岳阳楼记》心忧天下的同时，也有人发问，范仲淹到过洞庭湖吗？有人说去过，也有人认为没有去过。持未到论的观点有三：一说范据滕宗谅《求记书》的介绍和附寄的《洞庭秋晚图》画意，“神游物外，心与景接”，挥毫写就；二说范仲淹模拟太湖，意想而写；三说根据鄱阳湖风光，加以联想而描绘以成。其实，据史书文献记载，范仲淹存有大量描写洞庭湖的诗文。如《和延安庞龙图寄岳阳滕同年》诗云：“优游滕太守，郡枕洞庭边。几处云藏寺，千家月在船。疏鸿秋浦外，长笛晚楼前……”这首诗与《岳阳楼记》有异曲同工之妙，可视为到过洞庭湖的力证。还有，景祐元年（公元1034年）范仲淹谪守桐庐，赴任途中写下《新定感兴》诗五首，其第四首有云：“去国三千里，风波岂不赊。回思洞庭险，无限胜长沙。”这是将洞庭之险，比作政治风波的险恶。除诗歌外，宋末著名地理学家王象之在《舆地纪胜》中写道：“范文正公读书祠堂，在安乡县。仲淹幼孤，从其母归朱氏，朱宰安乡，与俱来读书此地。”更加生动地记载范仲淹在安乡生平行实的书为康熙《安乡县志》，其中的《重修范文正公书台记》，是关于范仲淹安乡遗迹的最早记载，详实地叙述了安乡范文正读书台的来龙去脉。可以认为，范仲淹在少年时期，已对洞庭湖有细致入微的观察，使他对洞庭风光留下极为深刻的印象。四十余年后，他应滕宗谅之请时，浮想联翩，情感饱满，文采斐然，气势恢弘，以如椽之笔写就千古华章，让人拍案叫绝。

文海畅游，精神交流。如若把《岳阳楼记》与《兰亭集序》《滕王阁序》相比，又会如何呢？东晋著名书法家王羲之的《兰亭集序》，仰观宇宙、俯瞰人生，文脉气韵、自然流转，才气飞扬、返璞归真，毫无造作牵强，论出世之姿，当以哲学胜。初唐诗人王勃的《滕王阁序》，辞藻华丽、凝练唯美，修辞精巧、典故纯熟，意境神思、朝气蓬勃，堪称骈文绝响，千百年来，无人能出其右，当以文学胜。《岳阳楼记》，就其“先天下之忧而忧，后天下之乐而乐”的思想升华，简直是儒家精神的黄钟大吕，便奠定了其无可动摇的历史地位，论入世情怀，当以精神胜，在历史上能与之媲美的，大概只有张载的**横渠四句**：“**为天地立心，为生民立命，为往圣继绝学，为万世开太平**”。

#### 四

范仲淹是北宋著名的政治家和军事家，还是一位卓越的文学家和教育家，他所倡导的“先忧后乐”思想和仁人志士节操，为儒家思想中的**进取精神树立了一个新的标杆，是中华文明史上闪烁异彩的精神财富**。如果说《岳阳楼记》是一泓清泉，那么花洲书院就是它的源头；如果说《岳阳楼记》是甘冽的美酒，那么花洲书院就是它的五谷杂粮；如果说《岳阳楼记》是沁脾的芳香，那么花洲书院就是它灿烂的花朵；如果说《岳阳楼记》是一颗垂涎欲滴的果子，那么花洲书院就是它的叶蔓根须；如果说《岳阳楼记》是高洁的灵魂，那么花洲书院就是它健全的体魄……

本世纪初，邓州市历时3年对花洲书院进行全面修复。现书院多为清代遗构及近代扩建格局，园林风格崇尚自然，宁静淡雅，严谨的形制中交织着飘逸，书院内厚重的历史文化气息不减当年。书院空间于小中见大、简中寓繁，史境、诗境、寓境皆得，宜思宜居宜游，颇能体现儒家“乐和”的精神涵义，步移景异，意象深远。今日，遥想当年范仲淹知邓州希望殷殷而创办书院，修百花洲而与民同乐，或饮酒览胜或讲学会友之情景，真让人感慨系之。斯人已去，精神长在！